





謙如

言十不可之

止令人凜然起敬奮
叔之日大風揚沙正
之後地為震者累年
月動天地非與幸

今上仁聖

先白

之贈謚廕其後裔而
以報公者亦云厚矣
州忠在宇宙間千古
師事存於徐公苑
大宜其忠
之

也記曰為人臣殺其身有益
君者則為之公非其人乎予於
公誼辱同年最相善因閱公之集
心公之慷慨而莫與追蹤也乃為
之紀其槩至於公之履歷則有叅
藩為洲王公狀其實而少師存齋
徐公又為之其墓茲固可傳於

不朽也

賜進士第

欽差整飭蘓松常鎮兵備湖廣布政
司右叅政兼按察司副使同年生
南皮交川湯賓拜書

物叔山忠愍公

揚椒山忠愍公
衛正氣出自天性精
忠峻節屢挫不回後以疏論豪宰中
被禍海內至今雖婦人孺子亦起慕
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義膽真
寒奸諛之骨爪詔獄諸詩詞皆春逸
不以死生一毫動慮所謂浩然大丈
夫者非耶昔夫子論鄙夫不可事君而
多殺身以成仁魚虎揚公成仁之志雖

并日月爭光可也彼鄙夫陰賊持詭辨
中傷善類激固一時權寵終於伏誅
真豈非臣道之未鑒哉

皇
嗣承丕服遵

上遺詔錄公之忠 賜謚忠整贈蔭加

等固以慰公忠魂而伸宇宙正氣也鳳

翔王公持節鎮魏冀出是集授旻卒紫

旻請刻一碑以 其傳題曰楊忠整

忠遺集遺 世為呼忠義之世乘

夷固自讀公是集者有不感發興起乎

小洲公走致忠嘉雅抱經濟甫下車而

稜龐澤固已風馳雲靡矣其倦二是

小世崇正敦教之盛止魏士乞知向往

慶二年仲冬吉日直隸大名府知府鄭冕頓首

謹書

揚忠愍公序

揚忠愍公集成其子太學生應尾屬序于余

下讀之輒為掩卷興歎不自知涕之霑臆也

乎余安能知又安忍為公序哉昔人有

文以柔為主而才以昌之五克著養氣之

論劉黼廣程才之論祁冕謂才多而養之可

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柔生則君子之風盛

斯又世道關焉而又之時義大矣觀公所述

年譜蓋自綺歲英敏夙挺艱阻備嘗混跡牧
豕之憂研精掛牛之日即以天下為己任學
以譚道德務經術而恥為富貴終華之習既
發科登仕繼組兩都含香三署每痛際運
熙而不免壅蔽之患遇

武而未屏操弄之奸思回聽於逆耳圖蔓
於腹距迺由車駕上疏乞罷馬市斥其謬者
立不可者 書 侯使仁人之言不蒙其

其心之向 卜居賊鵬同類而觀何如耶孔
子論爭君曰勿欺而犯勿欺非心無隱表其
三形之謂也道不行於妻子行不孚於鄉閭
徒責難君父燠灌城社前有所激中有所
以從有所法計誠忠皆欺之屬也一快而悻
悻有由來矣若公者固所謂能勿欺者也公
集年歲公里江以南罕睹友人狄永宗輩以
棒之於吾邑有重於集者矣彼鈴山者豈獨

其集也與北故有感而再為之序
萬石成秋平陵後學史宣政頓首拜書

孝曆戊戌秋平陵後學史宣政頓首書

子復擇之于子邑有言於集者矣

之集所藏之至一南罕睹友人欲承宗



明兵部選一員外郎贈太常寺少卿謚忠愍公容

城松山楊繼盛自著年譜

家原口亦小興州人

以州常被虜患盡徙民入內地遠祖之在小興

者不可考祖楊百源徙保定府容城縣入樂安

王籍居城東北河照村世業耕讀補縣學生員者

代不乏人然止於教官而已及今則子孫繁衍至

百餘人人方以漸而盛百源生述正述正生進進

生俊俊生青青生富富生子三人長繼昌即予同



母兄次繼美。子庶兄。父妻陳氏所出。其三郎不肖也。安母曾氏。本縣民人曹忠室女。生子於正德十一年丙子歲。五月十七日辰時。父喜而謂曰。卜石相者。以予有陰德。當生異子。今觀此孩。首身股。停。必不凡也。高門閭。大宗族。在是子矣。止年二歲。戊寅年三歲。己卯年四歲。俱在母乳。狀愈奇異。頭甚長且圓大。人皆以為壽星頭。庚子年五歲。父妻陳氏有寵而妬。母甚失所。舅曹安白於言。親戚知父妻之惡。同居必加害於母。

也。遂議父與母各居矣。將家產分為三。父及庶母。庶元取其二。母及兄與予得其一。辛巳年六歲。嫂惑於庶母之唆。兄惑於嫂之言。兄女又各居矣。將產分為二。兄取其一。母及予及三人得其一。耕種之苦。負戴之勞。母及姊俱身任之矣。時予亦嘗負一小束禾。隨母姊同行。見者為之嘆息流涕。

嘉靖改元壬午年七歲。母得咳嗽勞疾。親戚勸兄與母同居。至七月六日。母捐館。父携庶母避之他。

所蓋懼予舅告也。至兩月餘，親戚歡講始歸。時予
日亦由哭。泣日則諸姊引携，夜則隨兄同寢。其狼
狽孤苦良為至極。

癸未年八歲夏，即善牧牛。或宿於塲園，或宿於瓜
雖家人不之知，久亦不甚尋也。至秋有老儒沈
帛琇者在里塾發蒙教諸生。予每竊往觀之。見
生揖容之美，聞吟誦之聲，心甚愛之。歸而告於
父，父以讀書元曰：若年幼焉用此？予曰：年幼能牧
牛，亦能讀書耶？又告於父，始得入里塾從師。每

凡所書四五過，即能成誦。從學四五日後，即能
對句。如有年長而來學者，師出對云：老學生，衆不
能對。問及予，即應聲云：小進士。師喜云：此兒將來
進士矣。

甲午九歲四月，又退學供牧牛事。七月間，兄以
牛失期見責云：家事在吾二人，汝柰何不勤謹？
即分居，汝當餓死矣。益亦戲而恐之也。予曰：分亦
何如？九乃分予屋一間，米豆各數斗，驢一頭。予乃
早起自作飯食，畢則將米豆上各畫字記之。將

門封鎖乘驢出牧午間回亦如之鄉人俱為之流涕亦佯為不理至四五日後乃喜而語人曰我戲而勒之分居即能料理家事如此於是又合居冬十月農事畢又從塾師肄業矣

酉年十歲春秋從塾師學夏牧牛俱如昔學課必父每退食及客至必命對輒稱善一日客至無酒沽於館乃出對云無酒是窮主予即對云有兒無名臣此客乃父表弟陰陽官辛體元也客賞置父由此鍾愛之而庶母意亦稍平矣

丙子十一歲春沈師辭歸家乃從族伯翱讀是夏父心其誤學乃脫牧牛事至七月父以鄉間聞見不廣遂囑兄送本縣從庠生王姓諱允亨讀方有進九月終父得反胃病遂召至家日夜問安養十月母始葬十一月初八日亥時父捐館時詎在堂本縣拍兄作叔糧大戶兄不得往予遂代役其叔納記簿外酒點查俱不錯誤

丁子年十二歲春夏秋兄與庶母爭家財致訟予惟務農事至秋乃送於定興縣東江村表兄王監

生家寄食從劉先生簡齋學

戊子年十三歲春劉師辭歸乃從邱先生諱宸號

南臺後登甲辰進士一日師出予與諸生作布

律相戰之戲師偶來眾皆藏匿師呼跪出對云藏

匿影對成者先起予隨云顯姓揚名師云此絕

自此相愛之甚始教以作文法冬十月師館

於別鄉予遂歸乃從鄉耆陳師學讀書終師能記

書而不善作文自此又耽延歲月矣

己丑十四歲夏陳師病故予又從農事冬初從

陰師是陰師諱從光號臨池縣庠生也與其子陰

標號稼菴後登辛同筆硯乃發憤力學初若漸進

庚寅辛卯壬辰年十五十六十七歲陰師棄學業

專長力於且產講解之功日踈所同遊者又皆富

至子弟日惟嬉戲予既鮮師傅之嚴憚又為諸友

忽擾學業無甚進益三年之間止講論語二冊兄

促予別學予以無故不忍辭壬辰年庚兄故

癸巳年十八歲春府考候送察院不中歸甚慚憤

乃將四書自讀者一過又別治禮記經亦粗讀者

一過五月府考。遂取中。六月送察院考。獲克縣學
生員。提學公江寧王。后岡題目。四書。使驕且吝。二
句。禮記。汙樽。杯飲。二句。論天地變化。草木蕃。同案
者十五人。予考一等第四。歸。仍從陰師學。十月初
乃與后。庠。王。諱。世。雄。號。奕。山。約。共。力。親。爨。讀。書。於
社。予。所。居。房。三。間。前。後。無。門。又。乏。柴。炭。坑。席。嘗。起
卧。冰。霜。而。不。苦。極。矣。時。同。會。者。胡。默。齋。九。齡。侯。中
城。忠。家。許。龍。川。澄。陰。南。峯。邦。彥。并。豫。菴。奕。山。也。
甲午年。十。九。日。自。夏。仍。同。奕。山。先。讀。書。社。本。

縣貢。李諱學詩。號古城歸。自太學設教。寧國寺。
字。端。亦。有。道。之。士。教。人。不。論。貧。富。惟。因。材。加。厚。予
遂從學。復。以。書。經。一。見。師。便。奇。之。出。然。非。與。題。目
為。又。蓋。寓。相。傳。之。意。也。予。文。甚。為。所。稱。許。自。是。日
口。講。不。懈。矣。是。年。冬。十。月。娶。胡。村。張。公。諱。杲。次
女。為。妻。先。時。鄉。人。見。予。學。頗。進。富。室。多。許。妻。以。女。
予。曰。富。室。之。幼。女。豈。可。處。於。兄。嫂。之。間。耶。張。杲。者。
予。兄。之。叔。父。也。家。以。耕。織。為。業。家。不。甚。富。其。行。誼
為。鄉。里。所。重。又。聞。其。女。長。而。甚。賢。竊。喜。其。與。嫂。既

為姊妹。其為妯娌必和。遂娶之。娶之後。而妻之困
苦。殆不可言。時居僧人佛永房。予無僮僕。僧無徒
弟。僧嘗念經於外。予自灑井竈之勞。秫桿五根。剖
開。可以熟飯。冬自汲水。手與筒凍住。至房口。呵化
開始作飯。夜嘗缺油。每讀書月下。夜無衾。腿肚常
凍。得起而遠室疾走。其苦。蓋難言萬一矣。

乙未年十一月。歲師教既勤。予資性頗高。而用力又
既一年。門學業遂成。師亦大肆力於學問。嘗私
語於予曰。我與汝今日為師徒。後年可為同年矣。

乃於城外築書舍。方期來年。謝諸生。與予同務舉
丁業焉。

丙申年十一月。歲新春。師偶得癱瘓病。予日侍湯
藥。百里之外。請醫。既無脚力。且少盤費。惟徒步忍
餓。潛行而已。然師平日酒量甚大。飲多痰盛。竟不
能起。噫。予之心喪。至今耿耿。豈特三年哉。是夏與
庠友李鶴峯。九臯。及奕山。會文於寧國寺上房。條
約其密。且相摩為善。情愛綢繆。若兄弟。然至五月。
聞陰雲樵養晦等。會文於午方村。關王廟。予三人

步行往赴會焉。此會亦甚嚴密。甚有進益。至七月間。授學湖廣朱公兩崖。取歲考。予遂以優等補廩。是秋文會散。陶雲樵會長博學能文。且性甚剛介。予慕其與己同也。予遂自運薪米。往會於渠鄉。即共食於家。日夜共肄業於野園。甚有裨益。而學大進焉。

丁酉年一、二歲。春二月。提學上元謝公與槐取。方科舉內。題偶記不真。方憂其被責。及發落。則居第二。其稱許獎賞。反倍於第一者。批語甚長。內

有學才識逼人。其就未可量之句。郡縣自是有。石秋試落。予兄不令往東午會。乃令在家教其二姪。

戊戌年二、三歲。以家中常有農事相及。乃引舍。至復居縣寺佛永僧房。夏天行瘟疫。主僧病倒。同舍生即亡去。兄遣人促予及舍姪歸。予曰。如予去。則此僧死在旦夕。善道家人回。兄又遣人促曰。如相染。毋家歸也。予曰。平日相與。有病去之。心寧忍乎。如予相染。同死於此。亦可也。於是止取舍姪歸。

予為之親供飲食。遍求醫藥。夜則同寢。二十日而僧愈。時兄亦染病矣。信到予即歸。不解衣而事者月餘。兄愈。妻又病。無一人近。予自調養之。數日而愈。是年傳染甚多。予親事三人而不能染。人皆以為有神祐云。

已亥年二十四歲時。尤以舍姪常思家。且供給不便。遂令歸。未於家。予乃築草園。於西園肄業。其

庚子年二十五歲。承提學寧夏黃公南渠。考科舉。

予居。三時。尤與本村富民訟於府。兄屈。賄不勝。因扣獄。予口无負屈如此。尚為應試為哉。時各上司。因築。之後。俱駐於沙河。予即往訴。撫按俱以事小。拒予。以詞訟。只當論屈之大小。事之大小。豈可拘也。訟遂得白。畢即赴試。乃中式第二十一名。主考官內方李方泉。房考莆田林瘦泉。諱成立。解元劉一麟也。冬十二月。長子生。

辛丑年二十六歲。會試落第。歸仍肄業園。秋同年孫聯泉諸兄書約入監。人有告兄者曰。舉人坐

監歷事可三年而畢。須費二百金。光曰：若此，則負累五矣。吾有子而多，將來何以度日？乃議析居。予決意不肯。至九月間，以姊夫遭不幸，事繫獄河間。予往探之，兄乘不在，乃自析之，分穀八石於予房。予歸，不得已各居焉。是冬入北監。

壬寅年二月七歲在監。春季考第一。五月該撥部歷事。因之有聯泉之約，不可背。乃給引回家。九月長女立，及徙居於縣。癸卯，二十八歲。春復居鄉。一日予置酒，要兄之

外父。予之外諸親數人會飲。至半酣間，予起而言曰：初兄與予析居，謂予坐監費多，敗壞家事耳。今予坐監而農事所得更豐，今欲與兄復同居。何如？諸親俱踊躍稱贊，以為田氏復生也。兄亦喜而不允。蓋此意之舉，雖妻亦不知也。秋得會試，盤費銀三十兩，與兄納為散官。

甲辰年二十九歲。落第。復入監。祭酒徐少湖公也。初課予以文，遂大奇之，曰：真奇才也。但少欠指引耳。予遂備束脩授業。

乙巳年三十歲二月十九日次子生是年尚在京
從少湖師學

丙午年三十一歲二月長子殤是年尚從少湖師
學

丁未年三十二歲會試中三十八名主考孫毅齋
張龍湖房考都給事中莆田鄭于野公也殿試中
二甲第一名未開榜先鄭于野兩次差人報予
中第一五六太學士夏公以予策多傷時語不敢
進呈觀工部政六月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

七月癸家九月買妾劉氏閏九月赴任十月到任
考功司郎中鄭公淡泉諱曉時稱為冰鑑一見而
喜之退而呼諸僚曰此人心志氣節事業將來不
可言也遂世相愛日告以居官守身之道與夫古
今典故也

戊申年三十三歲本司郎中史沅村陞予乃署司
印此司專管吏事弊端甚多予乃立為章程投到
則嚴其登籍先後則示以定序點查則革其頂替
考選則防其代筆取撥則革其閹弊凡已往弊端

俱為之一洗。吏無不服。而堂上及諸僚。俱稱賞焉。
是年專肆力於詩文之學。

己酉年三十四歲。二月。妾劉氏死。三月初二日。午
時第三子生。是時關西韓公死。洛諱邦奇。為南京
兵部尚書。此翁善律呂。皇極河洛天文地理兵陣
之學。而律呂為精。予遂師之。先攻律呂之學。三月
而得其然。乃告於師曰。樂學非他學比。不可徒
事。必自善制器。自善作樂。播之聲音。各相和
諧。然。為是遂自置斧鋸刀鑽。構桐竹。易絲漆。先

自製。凡和矣。製琴。和矣。製瑟。和矣。製簫。篪。
項篪。之類。亦各和矣。又合諸樂。總奏之。如出一
律。無不。師甚喜曰。我學五十年。止得其數。今
賴子製其器。和其音。當代之學。舍子其誰歟。五日。
師謂予曰。吾欲汝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各備一音。
七聲各成一調。何如。予有難色。師曰。固知此是難
事。古之伶倫。無所因而作樂。况今有度數可考乎。
子之資性甚高。試精思之。予退而欲製。漫無可據。
苦心思索。廢寢食者三日。忽夜夢大舜坐於堂上。

予拜之案上設金鍾一舜命予曰此黃鍾也子可擊之取鍾連擊三醒而恍若有悟呼妻燃燈取竹與鋸鑠至明而成管六至已而十二管成呈於師師喜曰刻志樂之也九鶴飛舞於庭其應乃在子矣由是南都有知樂之名時翰林呂子中后福建監王吳憲江西教官黃積慶俱用心於樂皆與予相講然予后知樂之理而自不解作樂終涉於渺茫予略知其樂數而不足以語精微之蘊黃數官執於三寸九分之管為黃鍾迷而不悟可

與言者鮮矣

庚戌年三山王戒春韓師致政歸謂予曰子之樂已八九之亦不止於樂而已也可旁通濟世之學至於樂俟子退閑時一整頓足矣予遂大肆力於天文地理太乙壬奇兵陣之學而俱各知其粗時本部考功郎中何訥陽殷子白野張子龍山余子九厓楊子朋后塗子在齋劉子為日之會則講論終日子一一力行之吉陽謂人曰椒山之果誠可語進道矣故予死生利害義利之

關見之甚明皆講學之力也秋虜犯京師南都擬
勤王三日無肯行者諸公謂予曰兄能為國一行
乎予曰弟雖不才然不父之難何敢辭也既而虜
退議亦罷十月考滿本部考語云器深而志遠學
懋而守嚴儒行占其夙成壯猷可以大受未可蓋
謂了粗知六欲吏部用之以治兵事也自南之北
由山京吹一特趨曲阜謁孔顏廟又在道登泰山
云極頂因與絕句云志欲小天下特來登泰山仰
觀絕頂上猶見白雲還末序云予讀孟子書以為

天下以泰山為高也今陟其頂而觀之則知所謂
高者特真北地耳而山之上其高固無窮也予於
是而悟無上法矣余有詩文數首不及記十
一月歸至家先時兄與叔大不相和予至家兄不
欲其往拜予曰父已死惟一叔耳三年之別如何
不見在南京時與叔做送終衣一套兄不欲其與
予曰特為叔做人人知之叔來日不多卒與之
辛亥年三十六歲正月為次男聘李鶴峯兄第五
女先是有媒舉與顯宦為親者予私為厚者曰彼

富而我貧門戶不對素不甚相厚志不相孚遂不敢許鶴峯者幼年同牕且剛直慷慨心志與已同遂結親焉二月買妾楊氏遂赴京考滿授文日即陞兵部車駕司員外予雖不才然素妄以天下事為己任况此時虜患最急又官居兵部志欲身親共事掃除胡虜豈意一入兵部之後見其上下乖行傾軋常去不得着實幹事時有開馬市之議予曰馬市一開天下事尚可為哉即欲疏陳其不可也乃議遣了行遂不敢乃草開市稿候命下

即上_二意云馬市決不可開然既已遣臣臣言其不可是避難也謹條陳開市五事一欲俺荅愛子入貢二欲_三還_四去人口三欲別部落入寇俱在俺合承等_五欲平其馬價分為三等五欲整兵以備戰守並用適一同僚見之乃報本部尚書趙守朴公諱錦知之守朴曰若此疏上則馬市決不得開乃別遣張主事才行予遂上阻馬市之疏皇上連三閱即勅曰繼盛之言是也乃下閣臣擬票閣臣聞

上肯票語甚温而咸寧侯仇鸞有揭帖進

有仇鸞

皇上乃下八臣會議八臣者大學士嚴嵩李木禮部

尚書

尚書徐師階兵部尚書趙錦侍郎張時徹耳聃豹成

國公朱希忠并仇鸞也此時鸞之寵勢甚盛而諸

老亦無有實心幹天下事者皆欲苟安目前共以

為一而市必一開雖徐公亦中懼之不敢異會議本

上遂下三衣獄授一授猷一百猷夾一夾後

命_三峰_三陝_三臨_三汝_三府_三狄_三道_三縣_三典_三史_三未_三到_三狄_三道_三時_三其

上司仇及俱以子為剛介性氣之士或不可相處

各懷畏之心然予處上司僚友一如吏初選者

其日後各喜而不謂曰初以為先生難處不意今

乃子易也但可親可愛如此子乃曰素位而行君

子一常言口如戲場時上時下吾惟守分而已自

是相與甚密先是謫官多靜坐不理縣事縣平

定州李魚泉亦相愛不以瑣事相干子乃清曰

豈有日食祿而不事者耶凡有事可以代勞者

望不吝差委於是始付以事子盡心為之俱有條

理而各上司因之亦以難事相委居月餘府縣學

生員從學者五十人日相講論甚有趣味將門生
贄禮并俸資所餘買東山超然臺此臺相傳以為
老子飛昇之所蓋過函關西來所傳或不謬云乃
於上蓋書院一區前三門為揖見之所中五門為
拜室後高處蓋殿三間為道統祠上九位為伏
帝堯舜禹湯文武前側左為周公右為
則新曾思孟漢董仲舒隋王通唐韓
愈宋周程以宋不許衡劉靜脩明薛文清也狄道
多西來巨子俱百番經通不讀儒書予乃聘教讀

二人以圓通寺設館募番漢童生讀書者百餘人
至三月後冬生俱知揖讓敬長上出入循禮其資
質可進者一十餘人各父兄亦因而知道理棄番
教舉忻然相謂曰楊公來何遲也又此處先山
木去找近柴甚賤爾來則去城幾二百里柴漸貴
而民病之城西七十里小煤山一區先是開石屢
為生番所阻官府不能制蓋番民利於賣木煤開
則失利生番素服予者予往即開之百姓便焉城
西一帶俱園圃種蔬菜先年借洮水灌溉甚有大

毒有
才見

利歲久淤塞園圃漸廢予乃募各園戶疏通之而水利之盛倍於昔時狄道應徵糧草舊無冊惟書手有簿相傳作弊甚大富者買減而貧者反增富者納輕而貧者反重予乃拘集書手在抄一所先算各戶之總數次算一縣之總數比原額又多三十石蓋往時之飛詭俱查出是以多也將應徵輕重分為三等而各戶之輕重均平無窺避於其甚者民間之地不糧重者白以與人亦不敢受予乃白之於府將前所餘糧用輕價買地二千畝地

價則高予所來之馬及所得俸銀并妻首飾也請土分種一千畝可井田之餘意其一千畝則佃種於人得所以子粒則擇諸生中之老成者四人收掌諸生之冠婚喪祭則量貧富補助餘則候年荒各生公用也故此一事百姓之糧草既均而諸生養生之需亦足矣俗好禪佛近僧雖士夫下予一禁之舊習遂革初時有稱不便者後來始知惡僧而崇正矣邊方愚民惟以織褐為生上司差來承差書吏或減價和買或以雜物易換雖撫按守

巡亦多若此然一褐之不得其價則一家之不得其養故有號泣於道者有求死於河者予遂出告示禁約公差人員買褐其陰寓各上司之發價府縣買褐也無何巡按差一買褐予乃拘其三收其牌而不欲為之申請而府掌印官相講乃已此聲一聞再無一上司來買褐百姓所得之利視昔年加倍故此舉亦知非明哲之為蓋亦為百姓興利除害故能養心冒罪亦有所不暇顧云邊方之民久於殘虐於感化故予在任則謳歌滿道去

任剛哭泣而送於百里之外者千餘人孔子所謂

蠶額之却代信於然歟

壬子年十一月十七日得陞山東諸城知縣報五月十一日行憑離狄道七月十二日到諸城任諸城濱海俗甚強悍予治事不數日民皆守法吏不敢奸八月初一日南京戶部雲南司主事報至矣其興學校開荒田修武備立保甲繕城池均田糧平徭役數事平日之欲為而不得者方欲少效一二無何九月十七日憑至而止十月初六日

離諸城二十日到南京二十二日到任即有北刑部湖廣司負外之報十一月初四日馮至初八日離京十六日抵淮安八有調兵部武選司之報先是得刑部報即圖歸官

勅命事淡黃祭先父母期告病不出及得兵部報則翻然思曰一歲四遷其官

朝廷之惠也夫尚何以有身為哉遂思所以報國之道舟中事獨靜旦至四鼓妻問其故予曰荷

國厚恩次思捨身圖報無下手得力慮妻曰好臣

閣老在位豈容直言報

國亦當此之時只不做官可也予聞其言乃知所以

國之本又思起南都日食之變之議遂欲因元旦日食奏刻大學士嚴嵩高成恐過家則人事纏繞或不能元旦抵京乃由別出於十二月十二日京十八日到任

癸丑年三十八歲元旦膳真本初二日齋三日端門方欲進聞拿內靈臺官知本意不合即趨出日

快、不擇至十四日乃齋戒沐浴三日至十八日
本上二十日拿送鎮撫司打問先拶到手拶木繩
俱斷予曰鬼神在上尚用刑哉乃先獻一百獻問
所以主使之人予曰當七時之臣奸邪大、嵩
心腹以事固不可與之謀且盡忠在已豈必待人
主使如有人敢主使則彼當自為之矣又何必使
人為君乃六一文將脛骨又夾出問所以引用
二王之故予曰奸臣之誤國雖能欺
皇上必不能欺

二王蓋

二王年幼且未冊封奸賊必不隄防避忌譬如人家
有家人作伴者家長雖不知而家長之子未必不
知也滿朝皆嵩之奸黨孰敢言彼之過

皇上常不與

二王相見此奸賊所以敢為肆無忌然止能騙

皇上一人

二王固知之真矣至親莫若父子

皇上若問

二王必肯言彼之過也問官云若此豈敢回本乃又
獻五十二獻又夾一夾棍其問答之辭甚多予始
終不屈乃重打四十棍釘肘鐐送監至二十二日
晚奉

旨錦衣衛打一百棍四棍一換送刑部從重議罪乃

比依詐傳

明和王之旨律故監候

方予未上本之前司中日相與議論者汪子少泉

夕宗伊湖廣人周子松崖名冕四王子繼津名遴少泉

示以首
之元少惠
云許

則其謀謀冒刃一節乃其所見松崖則與知而不
見其稿繼津則知其欲為而不知為何事上本後
一部交平，研辭僚友衆方知予有此舉各疾讐遠
避而一二知己雖有眷戀之情尚多畏縮之狀獨
繼津則肝膽相許以親兄弟然予觀其義氣激發
情愛懇至遂托云予二一子一女一子已聘六一
子尚未聘一女尚未許八長而娶嫁皆兄之事也
繼津遂面許云此盡在弟而一小女正與三令郎
年歲相當遂許為自予入獄鎮撫司刑部之保護

皆繼津也其受打之先王子西岩

湖名之誥廣人

送蝮蛇

膽一塊袖之托校尉苗生者齋酒一壺云可以服

蝮蛇膽予曰椒山自介膽何必蝮蛇哉止飲酒一

茶盃彼又云莫伯予曰一有怕打楊椒山亦談

笑赴堂受打未打之先心已有定主打之時乃兩

眼觀心手在上脰牙齒緊對意不散亂口不呻吟

善一呼則氣亂氣亂則血入心必死方打四五

祇時心受寒不逆若忙亂者遂一覺照自思此心

亂矣於是提起念頭視已身若外物者打至五六

十忽覺若有人以衣覆之者遂不覺其甚痛謂之神

助或其然與打校尉即推入包祇擡出至門外

則家人以門扇掩之至法司門口巡風官乃同年

江西李三崇者遂革去門扇將藥餌諸物一皆阻

住予兩腿腫粗相摩若一不能前後腫硬若不不

能屈伸止手扶兩人用力努掙足不履地門入

獄提牢則浙江奸黨劉禰也舊規官繫獄則有官

監劉禰乃即下予於民監自入監後棒磨上衝

又為強走所努動方依墻而立忽兩耳響一聲不

能聽人言兩眼黑暗不能見物予心自覺曰此乃
死矣遂昏不醒人事身不覺倒地若睡熟至三
更始甦噫忽然而死忽然而甦如睡又醒則人之
生死亦甚易事也兩腿腫脹衝心不能忍藥
可用又無刀針可刺正無計間司獄陝西涇陽
時守送於一鍾子歛之心稍定因茶思起人以瓦
少打實言巡將鍾打碎取瓦之尖而銳者將竹筋
破開夾瓦尖在口用線拴緊以尖放瘡上用鼓錘
打筋入肉五六分為此者獄吏山東黃縣清儒

人浮梁何成也逐血出兩腿打有五六十孔流血
初噴丈餘後則順腿流於地一時約十數碗自出
血後心稍清矣予恐睡倒則血必奔心自打後出
衛入刑部三日夜挺身端坐頭未至地以故不能
傷生云藥餌既不可得予潛使人在監買黃蠟香
油自熬膏藥貼之至二十六日則右腿已清皮
割去內肉流於地如稀糊止顯一坑長五寸濶二
寸深一寸五分手摩至骨時有京師秀才吳冕送
藥敷之又內侍趨用送藥服之劉欒禁繫甚嚴內

外不通外面人傳已死四日矣家人甚忙亂至三
十七日張弘齋重差人入視知予不死家人尚不
信予託獄吏新城縣重經稍出牛骨簪一根為
信此簪乃妻常戴者又予寫出帖去家人知
予不死方

勅下刑部擬罪時山朱司郎中同年史觀吾名鄭履

欲從輒諫而尚書尙教魚乃嵩之門生侍郎王學益

乃嵩子世蕃見六親家聽嵩主使遂擬此罪

命下史欲有言學益怒目視之無何史降官矣刑帖

到司獄司即老監日夜籠柙與衆囚為伍死屍

在側備極苦楚二月初七八右腿已長肉左腿皮

夫割去逆漬腫如小癰毒氣上攻口舌生瘡不能

飲食勢已危矣夜裏三金衣人領一青衣童子小

盒內捧藥一丸遂以湯親灌入覺則口舌不痛可

喫飲食又想起以磁瓦以打之連數十下膿

血予曰此瘡潰已深非能尖所能到也遂以小刀

先用針線將腿皮穿透起乃將刀刺入約一寸

深周圍割一孔如錢大膿血流出方予割肉時獄

卒持燈手戰至將墜地乃曰關公割骨療毒猶藉
於人不似老爹自割者嘗時約四五碗其內毒如
脫矣日每以布數十片拭膿每布約二尺每日此
布輪用膿可濕兩次每日則膿可流二三碗自
初瘡至愈膿豈止六十碗而已哉十六日右腿
垂筋二條如箸粗一頭已斷一頭尚在腿上予亦
對之二十八日提牢官名秉文乃獨仗公
義遷予於監東獄卒小房幸脫籠錘九月朝審予
帶三板扣鐐門觀者如堵爭欲一見顏色至攘

塞不能行入朝坐西廊下內臣圍三觀者以千數
有餽飲食者有送銀錢者予俱卻不受內臣益鼓
譟稱贊焉嚴高老賊者以萬數審時為首執筆
者則吏部左侍郎王用賓也衆判以比律情真奏
請題奉

欽依着照舊監候處決

甲寅年三十九歲夏間獄疫大作日與病者為伍
四月二十六日遂染瘟疾時刑部醫官羅瑞江
西人進予發汗藥二服下藥二服予病中欠主張

俱依彼服遂昏不省人事提牢官又江西奸黨曹
天祐此官乃人家奴僕讀書中進士後方出姓無
恥小人又斷絕醫藥如初獄然人皆以予必死羊
五月提牢官乃浙江應養虛諱明德寧人乃親於藥
視飲食十四日方出江噫若使命不在死之久矣
是月二十六日養虛乃說堂出予老監遷於外庫
戶處則其方養虛遷予時庸軟輦皆惕以重禍
彼乃毅然為之十六人品可知矣九月朝審乃福建
李黜為首也伊判以情真題奉

欽依又如前監侯是冬巡撫艾居麓

名希淳陝西米脂縣人

馬御史徐紳

直隸德縣人

建知府趙忻

陝西

共處置

銀二百餘兩為子實地三頃從此則家業漸立矣
乙卯年四十歲夏四月乃進定禮始用媒妁與繼
津結親九月朝審復詠情真奏

請或云張經任南直隸總督因倭寇失事

皇上先已告廟打科官必欲殺之經用厚賄買免高
費銀二萬及諸奸黨欲為彼出脫者判與不同奏
本

請意以予乃

皇上心所繫念之人或得混免伊死或曰昔知經為
皇上所必殺欲因以及予也奏上
皇上一見經

旨意遂云依律處決予知之付命而已予昔予同志
董若王繼津徐望湖王鳳洲楊朋石楊毅齋龔全
山孫聯泉庶養虛李鶴峯諸公為予奔走救解鳳
洲為予畫策以口業王材者渠門生也見之謀欲
勸渠相救王果慨然往賊嵩初亦迫公論欲上疏

二人之惡
更甚于嵩

見救猶豫不果方卜於神適賊心腹大理少卿
道太僕少卿權人在旁曰此何用卜維盛負海
內重望徐階得意門生階一日當國維盛出而佐
之我輩無遺類矣所謂養虎自遺患也賊子世蕃
率諸孫復跪而泣曰命如救楊某則舉家皆為繼
盛魚肉矣賊即變色而謗言卜不吉王材曰曰
繼盛之死不足惜也關係國家甚大老先生還當
為天下後世慮然竟不可回報至余付之一笑
夫余死豈係嵩毋論植懋卿輩天不過欲不朽此

輦惡名耳故將半生逐年行事直書付男應尾應
箕收歲以為後日墓誌之用凡此皆據柩狀書也
先忠愍公將赴義之先一夕所著年譜授不
肖應尾蓋十二年而賴

今上仁聖采用事大臣議贈先公太常寺少卿
祭予應尾為國子生尋用給事中言賜今謚
又用御史言賜祠祠額曰旌忠不肖乃始敢
改葬欲乞誌銘於

致政少師元相華亭徐公而假年家太倉三

君之也以為先容謹刻此譜如左隆慶二年
冬十月不肖男楊應尾泣血百拜識

行入

古不愧

作者

易忠愍公行狀

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易忠愍公者諱繼盛字仲芳其先小興州人也當
 洪武中小興州數中虜有詔盡徙其民內地而公
 之始祖百源者得仕定之容城遂家焉百源有子
 述正又三世為公王父青、生封兵部公寧為公
 父富有子三人公其季也始兵部公娶於曹而生
 公兄繼昌矣已復媵陳女生仲繼美人之曹復舉
 公公始就襁褓有奇質兵部公居恒謂人曰日者

言吾門當驟大豈是子也耶然公僅七歲而母曹
竟捐館陳女妬日夷公於監使牧公飯牛、肥踰
年從牧所以間往里塾觀里中兒誦讀揖遜而心
好之歸謂兄請得受里塾學兄曰若幼何學公艱
然曰夫幼者任牧子不任學兄言於兵部公竒
而聽之學公竟與然不廢牧也十餘歲而兵部公
六捐館久之兄生邑賦踐更公遂往代踐更至十
二而從師受經為舉子業漸有聲十八補邑諸生
踰冠讀書於邑寺僧舍自勵刻苦恒讀至夜分燈

且盡頃坐而思屬文誼會寒無下襦透屋行且溫
誦日所臆令脛以上微煖得稍假寐五鼓起汲水
于凍屬於綆呵之乃解其明年春諸僧病疫且甚
同舍生伏亡去公獨曰吾去僧誰為治湯藥者乃
吾死僧矣則為之親煖事問醫調藥餌僧以次愈
而兄病疫亦作報至公於是奔波歸日夜不寐衣
而扶侍亦愈時人異之為語曰疫無鬼以為不信
視楊氏子公既為諸生數從有司薦、刺宗益貧
然益以勤苦其術業益進遂舉庚子鄉試明年辛

丑下第歸當入太學公兄繼昌計以入太學當捐
貲為負笈費不可則乘公出而強公歸以八石穀
廢著居曰毋溷乃公為也公游太學再試居首為
名高故薦紳大夫遍館穀之稍具橐中篋亦婦
治農有天幸輒歲公覓事歸為酒台其姻族奉兄
觴曰始弟所以黜而從廢著者懼不勝負笈費為
兄累今幸有餘錙得佐兄朝夕請得復從字下爨
可乎兄泯然許會復當計偕有司以三十金為公
費公悉推兄使輸邊獲散官級曰吾道近可徙也

甲辰復下第不入太學時祭酒華亭徐公異公材
為指授經義甚悉公遂以又明年之丁未舉進士
高第授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及與考功郎鄭公
曉游鄭公者素負鑒以裁一世士而獨愛重公謂
人曰夫夫非吾所及也因為公語古今成敗得失
與國家章典大者公主事驗封而郎中以缺告驗
封掌諸郡邑吏入肄事者公已夙鈞得其弊乃為
嚴登籍定序先後輩冒替精誰何其試尺母得假
手上下翕然稱服公既以曹事簡稍用其力詞章

久而厭之而是時關西韓公邦奇為兵部尚書韓
公大儒公始從之而受樂三月而得其數乃謂韓
公曰樂體於理而用於聲者也有器而後有聲夫
器理所寄也乃構桐竹絲漆手製管和矣已製琴
已瑟若簫笙塤篪之類諧而合奏之若一以復韓
公公大悅曰技更進是乎姬吾語汝吾欲制十二
律之管各備五音七聲而成一調何如公退而
凝思廢食寢者三日夢大舜坐授公以金鍾使之
擊而謂之曰此黃鍾也公醒而汗悅若悟者起篝

燈促復製宮至明而成者六已而十二管成韓公
撫膺高蹈曰得之矣始吾輯志樂成而九鶴飛舞
於庭其應乃在子耶韓公既歸老語公樂不足以
盡子吾為子悉吾天文地理太乙六壬奇門兵陣
之書而授子公乃補習焉而會諸僚有講聖門之
學者公又從講學人或謂此曹子什五買聲譽柰
何中之公不顧曰道在人志耳子不聞夫商丘中
誘而投火以得寶者耶庚戌秋虜大舉躡京師而
南中議發兵入援曠嗒當往者公奮曰主辱臣

死即無一兵從我丈夫獨身取單于耳會虜退之
明年公滿三載考道由山東謁曲阜孔顏氏廟徘徊於俎豆之間久之登泰山絕頂望雲氣慨然嘆
天體之不盡益有志於學以明年辛亥春抵吏部
甫見即遷為兵部車駕司員外郎時咸寧侯仇鸞
以雲中騎勤王驟得兵政

天子虛已聽之而侯鸞驕且內畏虜請於二邊互
市馬侯鸞主之奉以中國幣帛議遣使公乃上
疏條論共十二不可五謬大略謂互市馬者和親

別名也虜踐躡我陵寢虜劉我赤子而先之和忘
天下之大讐其不可者一矣往北伐之詔下天下

曉然知

聖意日夜輸其兵食以助京師而忽更之曰和失天
下之大信其不可二矣以

天朝堂而下與犬羊互市冠履倒置損國家之
重威其不可三矣天下豪傑日夜磨厲其長技以
待試而甘心於虜今謂國家厭兵無所用之隙
豪傑效用之志其不可四矣庚戌之變天下頗講

習兵事既久無故以和弛之使邊鎮美衣媮食而
自肆懈天下飭武之志其不可五矣生者邊臣私
通虜吏猶得以法裁之今導之使通其不勾結而
危社稷者幾希開邊万通虜之門其不可六矣伏
戎之萃在、有之往者厭 國威不敢肆今謂縣
官懼而奉虜乃爾其何有於我開百姓不靖之漸
其不可者七矣虜昨深入時我雖不敢逆一矢然
彼知我無備也備之已半歲而互市終之彼謂我
尚有人乎長胡虜輕中國之心其不可者八矣虜

狡詐出沒叵測我竭財力而犖之邊虜負約不至
未可知也因互市而伏兵若吐蕃清水之盟未可
知也或互市畢即入寇入寇矣而駕誘它部我既
無所攝問之未可知也或以下馬索上價或責我
以他賞或望我以苛禮未可知也墮胡虜狡詐之
計其不可九矣大約歲帛數十萬得馬數萬足十
年之後虜馬少而我帛亦不繼將何以善其後不
為國家深長之計其不可十矣凡為認說者有五
不過曰吾外假馬市以羈縻之而內寬吾以修武

備夫虜至無廢食也至無恥也吾安能一一而應之
是終兆釁也且吾果欲修武備而何所藉於羈縻
此一謬也曰吾之馬吾藉此以資吾軍則又非也
既和矣無事戰矣得馬將焉用之且虜安肯捐其
壯馬而予我此二謬之曰互市不已彼且朝貢夫
至於朝貢而中國之捐貲以奉虜益大矣此三謬
也曰虜既利我必不失信又非也夫中國之所開
市者能盡給其衆乎不給則不能無入掠此四謬
之曰兵危道也佳兵不祥夫敵加於已而應之胡

佳也人身四肢皆癰疽毒日內攻而憚用藥石可
乎此五謬也夫此十不可五謬非惟公卿大臣知
之三尺童子皆知之然而有為

陛下立其事者蓋其人內迫於 國家之深恩而外
懼虜之重勢內迫 國家之深恩則圖倖目前之
安以見效外懼虜之重勢則務中彼之欲以求寬
然公卿大臣知而莫為一言止之者止則身任其
責而危開則人任其責而安

陛下宜振獨斷發

明詔悉按言開市者選將練兵聲罪致討不出十年
臣請為

陛下勒燕然之顛懸俺荅之首於藁街以示天下萬
世疏奏 上壯之下相嵩等八臣議咸唯、侯鸞
恍憤曰豎子目不知虜宜其易之乃密疏云云

上意遂中變下公錦衣獄就置訊公持論侃、不屈
獄具貶狄道縣典史狄道在陝西之臨洮山中其
民不畏法而狄道令嚴重公不敢煩以事公請曰
余典史也不敢有他請、得從典史事令賢其意

而許之公務益共敬其職冬月受請讞竟莫弗倦
臨洮民翕然稱揚公神明即監司以難獄猶豫者
輒問楊典史云何以不及令也公少暇則進邑諸
生為講說文義大指諸生人人得意恨見公晚而
公損俸祿益之東贄買東山超然臺剪棘立書院
以居諸生祀伏羲而下至周孔配以濂洛關閩諸
賢狄道之旁地故多回夷其子弟悉習梵典公召
而約束焉為立二經師而身誨其稍異者三十人
諸生日益衆無所取食公乃集邑吏搜飛洒者伏

糧得三十石而鬻所乘馬及婦張夫人服裝買民間最重賦地二千畝白於府以伏糧予之乃做故井田意割授諸生父兄使畝入粟以給筆札及婚喪之費又買城西廢圃使茹蔬而引洸河之水灌溉之地益以肥饒給諸生勝讀矣邑故有煤山生番制之不能開而仰給薪於二百里外公挾衛指揮單騎往召生番諭之咸服曰楊公即須吾穹廬且舍而況此煤山耶邑遂不苦薪時有稱巡按御史使下邑責鬻褐者公持其人曰御史無責褐也

責褐即御史吾且得請之其人大窘郡守尉為旁解乃得脫去自是無來責邑褐者矣公之為典史狄道將二年其吏民愛之呼楊父諸生或稱關西夫子而虜數敗約入寇侯鸞奸復露罪至族公言

大讐言

天子思之稍遷山東諸城令之諸城月餘即遷南京戶部主事之南戶部三日而遷刑部湖廣司員外郎道復調兵部武選當是時相嵩最用事惡侯鸞刺骨而善公笑以不得立貴之為恨然天下之惡

相嵩甚於惡侯鸞公始遷刑部即欲移疾歸既復
調兵部則中夜起坐自詫曰 天子遇我厚矣我
何以報塞張夫人從旁笑曰公休矣且歸耳公曰
何謂也張夫人曰夫一侯鸞而困公幾死今相嵩
父子百鸞也公何以報為休矣且歸耳公霍然大
悟曰吾乃今而知所以報也於是日夜密具疏謀
論相嵩抵任之十二日而疏成為癸丑元日將上
之會 上方怒諸給事有所行遣公已到關門矣
趨出更十五日而齋三日乃上疏其辭曰臣先

因阻馬市罪應下獄逆鸞威屬問官鍛鍊必欲置
臣於死

陛下特寬其罰不二年間復至今職夫以孤直罪臣
天地隆恩不死逆鸞之手而又遷轉如此之速則
自今已往之年皆

陛下再賜之年而臣身亦

陛下再生之身也臣夙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蓋
未有急於請誅賊臣者方今在外之賊惟胡虜為
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為最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

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
勅絕胡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共憤
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
汚之小而未嘗發其僭竊之罪嵩之奸佞又善為
撻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

陛下之仁恕又冀嵩之感 恩而歸於正故嵩猶得
竊位至今為嵩者乃曰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
縫幸於得

陛下之畱而愈無忌憚衆惡俱備四端已絕幸賴

陛下誠敬格于

皇天天心仁愛屢示災變以警去年春雷久不聲占
云大臣專政夫大臣而專政孰有過於嵩者又冬
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凡心不在君而背之
者皆叛也夫人臣而背君又孰有過於嵩者如各
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賊嵩之
身乃日侍左右而不覺

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
陛下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不見信雖 上天

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十大罪為 陛下陳之我

太祖高皇帝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惟備顧問視制草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

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為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為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

陛下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題覆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指使絡繹不絕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加罪於人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相之權有丞相之權而無丞相之責天下知有嵩而不知有陛下此壞

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嵩一以票本自任遂竊威福之權

陛下用一人嵩即先謂之曰我薦之也及黜一人嵩

又號於衆曰此人非我所親故罷之
陛下宥一人嵩即謂之曰我救之也及

陛下罰一人嵩又號於衆曰此人得罪於我故報之
嵩竊

陛下之喜以市已之恩假

陛下之怒以彰已之威所以群臣感嵩甚於感

陛下畏嵩甚於畏

陛下臣不意

陛下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竊 君上之大

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
也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
之於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人臣不敢彰已
之能以與君爭功如此

陛下苟有一善嵩必令子世蕃傳授人曰 上故無
此意我議而成之又將 聖諭及嵩所進揭帖刻
板刊行為書名曰嘉靖疏議欲使天下後世謂
陛下所行之善盡出於彼而後已也人臣善則稱君
之忠果若此乎此掩 君上之治功三大罪也

陛下之令嵩票本蓋取君逸臣勞義也嵩何所取而
令子世蕃代票又何所取而約諸義子趙文華等
群會而票擬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題疏
方上滿朝紛然已知 天語既下前講若合符契
如錦衣衛經歷沈鍊劾嵩疏

陛下發大學士李本票擬本即使所善問世蕃乃同
趙文華擬票停當令文華袖入封進此人所共知
也即劾嵩之疏世蕃猶得票擬餘可知矣是嵩既
以臣而竊君之權世蕃復以子而弄父之柄百官

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 京師有大丞相

卜丞相之謠此縱奸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

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豈為輔臣乃為壘

斷之計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置伊表姪歐陽

必進為總督姻親平江伯陳圭為總兵御史黃如

桂為巡按朋姦比黨講張為幻先將長孫嚴效忠

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

首級功造冊繳部效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

鵠又告併前效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

任職管事效忠嚴鷓皆世蕃養養臭乳子也何嘗
一日離左右而至軍即至軍亦豈能一人自斬七
首級而假報戰功濫竊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入
為工部尚書陳圭托疾得掌後府黃如桂得驟遷
太僕寺少卿是嵩既竊

陛下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顯拔其
私黨此偏既作倣效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杖
死遣戍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
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

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
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貪虐
論革嘉靖二十九年大同帥張達等敗沒正胡虜
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為 國家之心豈肯用此債
帥以寄干城而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指逼兵部
薦為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藉以陞廢
嵩父子於時嘗自誇以為有薦鸞之功矣及鸞勢
出嵩上反肆凌侮故嵩嘗自嘆以為引虎遺患後
又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互相誹謗以泯
初黨之跡以蔽

陛下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
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

陛下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勾虜背逆者皆鸞也而受
賄引用鸞者嵩與世蕃也進賢受上賞進不肯受
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
六大罪也胡虜犯內地深入經時兵法擊其墮歸
此一大機也而兵部尚書丁汝夔問計於嵩乃

曰京邊不同勢敗於邊可掩也敗於京不可掩也
且虜飽自退耳故汝夔傳令不戰及

陛下逮治汝夔求救於嵩又曰無恐也吾為密疏
保若及汝夔臨刑而後知為嵩所給乃大呼曰嚴
嵩誤我矣是嵩以不戰給國而以死給汝夔也此
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
臣亦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
與世蕃革任為民矣嵩於考察京官之時逼令吏
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

聖明洞察雷用夫應豐乃

陛下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
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
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為典史矣嵩於考察
外官之時復逼吏部將汝進罷黜汝進言官也縱
言不當

陛下既降其官矣其為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
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
可勝數耶夫考察大典也

陛下持之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
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大柄八大罪也今府部之
權皆撓於嵩矣而吏兵二部大利所在尤其所專
主者嵩於文武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之
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國為心惟日以賄嵩
為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
軍士多至失所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
百姓所以百姓多至流離利歸一人毒徧天下人
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

皇上雖屢加撫卹之恩豈足以當高殘虐之辜哉如
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胡虜而在域中此失天下
之人心九大罪也先朝風俗淳厚近古自逆瑾廟
事始一少變至高為輔臣諂諛欺君貪污率下通
賄慝勲者貪如盜跖而亦薦用奔競踈拙者廉如
夷齊而亦罷黜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
為有才勵節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
卑污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豪傑亦入套中從古
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高先好利

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天下所以皆尚乎
諂源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
治得乎此壞天下之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
昭人耳目以

陛下之聰明而若不知者

陛下待臣子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

陛下之姦入於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
怪乎墮其行中而不覺也臣請更以嵩之五姦言
之知

陛下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嵩欲托之以司察
聖意先用重賄結納於

陛下一言一動無不報嵩報則酬以重賞凡

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遂得其逢迎之巧以

悅

陛下之心

陛下悅嵩之能盡合而謂之才不知其先有人以通
之也是

陛下之左右皆賊嵩之間諜其女一也通政司納言

之官嵩欲阻塞天下言路故令義子趙文華為
政使凡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閱不
後進疏內情節嵩皆預知少有干涉即為彌縫聞
御史王宗茂劾嵩之疏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
得以展轉撝飾是

鷹

陛下之納言乃賊嵩之警犬其女二也嵩既內外彌
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世蕃
將廠衛官籠絡迫結姻親夫既與之親又豈忍發
露其惡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而結親於

此欲何為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

陛下試詰嵩諸孫所娶者誰女立可見矣是

陛下之瓜牙乃賊嵩之瓜葛其女姦三也厥衛既已親矣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於進士之初選非私屬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不得與給事御史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頭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既選之後或入拜則畱其飲酒或出差則為之餞贐或心有所愛憎則授之論刺為

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即陞京堂方面夫受嵩之恩既如此附嵩之效又如彼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

陛下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

陛下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其姦四也科道雖入其籠絡而部臣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托之親識或結為兄弟或招為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故嵩得預為之布置各

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故嵩得早為之斥逐
連絡盤結深根固蒂合為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
司大半皆嵩心腹

陛下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為誰乎此真可為流涕
者也是

陛下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
賴此五姦以彌縫之五姦一破則十罪立見

陛下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顧忍百萬蒼生之塗炭幸
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萬五千餘里道途

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令官僅
將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持浮沉可圖報於他
日而顧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艱難成之功取必
至之禍哉顧

陛下以再生之恩賜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
陛下况臣狂直成性忠義鬱結每恨壞天下之事者
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尚在嵩之女姦惡又倍
於鸞將來為禍更甚舍此不言更無可以報

陛下者

陛下聽臣之言察嵩之姦或召問 二王令其面陳
嵩惡或語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重則置之憲典
以正國法輕則諭令致仕以全 國體賊臣既去
豪傑必出賞罰既明軍威自振胡虜畏

陛下之 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
風而喪其膽矣內賊去外賊除其致天下之太平
何有疏奏 上恚公慙而相嵩方以它事得

上意搆公復下錦衣獄詰公何自引二王公對曰非
二王疇不懾嵩者且王家事渠寧不憂為嵩欺耶

獄具詔杖至百有遺公蚺蛇膽謂服之可以禦杖
公笑曰吾自有膽何蚺蛇為却之第飲一卮酒畢
受杖送司寇獄公創甚至夜半而蘇獄吏以畏嵩
屏去藥食公碎糞盥手破諸腐肉血稍起司寇
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中外駭且怪以人臣阿私
侮三尺不宜至此而郎史若坐稍持獄謫矣佐重
公辟者侍郎王學益遷矣公以冬月行論從容讀
書不輟且曰丈夫會有死、分耳天得無稔嵩僂
之耶將柰國體何是時海內士大夫陰傳錄公疏

至紙為貴而公當出朝審諸中貴人夾道指目公
勞以酒肉袖白金而遺之至枳道不得發公悉謝
不受或謂中貴人是不齟齬若曹者曰揚公天下
義士今得見之幸也即齟齬固當而又竊指公三
木嘆曰柰何不以囊相嵩而囊揚公也 上意且
惜欲免之居二歲而獄有失律逮冬月行盡人籍
籍謂公且不免有為公居間相嵩之曰公不憂萬
也耶相嵩曰吾行當為救之且卜之其人復前說
曰卜之鬼乎人乎夫人則奚卜也而鄉胡植鄭慙

憲奸賊
長行無忌
何分君

鄉曰不可公不覩夫養虎者耶乃自遺患相嵩者
額之已更有蜚語聞上竟以十月晦論死公臨當
赴義出所著年譜授其子應尾曰後十年可開也
復為詩二章其一曰浩氣凝太虛丹心照萬古生
前未了事畱與後人補其二曰天王自聖明制度
高千古生平未報恩畱作忠魂補蓋慷慨曼聲長
嘯以沒公沒之七年而相嵩姦狀大露 上采御
史鄒君應龍言逐之歸成其子世蕃又二年而御
史林君潤白發世蕃大逆狀論棄市藉其家貲巨

萬、嵩削籍寄食於人以死又三年而天子崩
遺詔褒錄諸正諫者吏部以公名居首贈太常少
卿賜錄一子太學生無何用給事陳君瓚言賜公
謚、忠愍用御史郝君杰言賜祠公於保定額曰
旌忠嗚呼國家之所以為揚公者足矣當公再上
疏再得罪以死天下稱公之忠痛公之冤而不知
公之功實在社稷天下知
先帝之怒公至僂其身而不知再用公之言以格鸞
嵩之奸於後天下知

今上仁聖數用言官言廢解公而不知其陰體
先帝之遺意嗚呼公可以含笑地下矣公生於正德
丙子五月十七日歿於乙卯之十月晦春秋四十
配張夫人胡村處士杲女婉戀有志操嘗上書請
代公死報聞丈夫子二長即應尾太學生娶教諭
李君九臯女次應箕娶都御史王君遴女王君蓋
為兵部時聞公下獄慨然以女許聘者也而又有
嘗許公婚而自悔匿避弗顧去者令其人在不重
悔恣然下汗耶

子旌公之明年而應尾謀改葬公持公所自著年
譜徒步冰雪中八百里而謁世貞曰先子之沒嚮
者實景彙葬焉而未有志銘也將渡江以請於少師
華亭相公而籍吾子之狀為先容不佞謝弗文應
尾泣曰先子之遺意也不佞重謝弗敢蓋忠愍之
歿相嵩實怒不佞而嫁於先君子有至痛焉應尾
重泣曰不得子之狀無以辭於少師公也先子既
死且不瞑既而王君以書來曰子為狀而乞志銘
於鉅公大賢忠愍公意也不佞弗獲已為著狀而
淚涔淫流弗已至於序錄公遇難事則大慟幾絕
投筆者三矣其辭之不能次固宜也公所上劾相
嵩疏傳人人國史記之不佞故直言其文而稍去
其浮漫者如右

隆慶戊辰冬十二月同年生吳郡王世貞謹撰



明兵部武選員外郎贈太常少卿謚忠愍楊公墓誌銘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華亭徐階撰

公諱繼盛字仲芳別號椒山忠愍者謚也

國朝之制非大臣不得與於易名公位下乃得謚

者今

皇帝御極逾觀化源謂公死諫節甚偉宜尊顯以勵
士大夫故奉

遺詔贈公太常寺少卿廕子應尾為國子生而
特賜今謚其義則取諸危身奉上在國逢難云初
公舉嘉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驗封主事師
事大司馬苑洛韓公盡通其天文地理太乙壬
奇兵陣之學名聲重一時辛亥遷兵部車駕負
外郎當是時大將軍仇鸞驕然心憚虜欲利啖

之以緩兵請與虜為馬市有成議矣公上疏斥
其不可者十辯其說之謬者五鸞因抵公撓邊
計惑衆心

詔錦衣衛逮公置訊獄具貶狄道典史踰年擢知
諸城尋遷南京戶部主事又遷刑部員外郎調
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深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
其故公曰吾受

上恩思有以報耳安人曰嚴相國方用事此豈君直
言時耶公不應而心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

姦人使不得亂政遂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姦請召

二王問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滿中外上即問必不肯言而今

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

召問可盡得其實嵩更借以為讒

詔逮公訊所以引

二王者公具對侃々至斷指出脛不易詞

詔杖公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

長貳皆高黨竟當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之將受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場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甕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刃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為戰悚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死西市臨刑賦詩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誦之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々扼腕

張眉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
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
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懼者也偶
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率深自懲創毀方以為
圓又或自滿足不復肯為危言正色者有矣未
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
偶不死奔走絕塞間稍、微用、訊繫時無幾
痛苦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以語公與古
牛衣之說亦何以異而公不懼不惑卒直諫以

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世碌
碌者耶公死之歲刑部郎、藩、參、王君世貞為
求救於高所厚嵩曰行卜之其、心、世、蕃、不、可、而
其黨鄒懋鄉等亦相與爭曰不殺其所謂養虎
自貽患也故公竟死公死而地為震者累年其
後給事中、今、中、丞、吳、君、時、來、刑、部、主、事、人、中、丞
張君翀太僕卿董君傳策相繼論嵩、又將殺
之奏上地忽震

元皇帝悟而止由此觀之精誠之至天地且為之動

矣嵩業已仇公等其必欲殺公不足怪彼黨高者獨何心哉夫其道嵩以殺公恐遺患也然公死二年

元皇帝用御史令中丞鄒君應龍言罷嵩高政逮世蕃
謫戍嶺南又二年御史令中丞林君潤發世蕃
逆狀

詔棄市籍其家則夫所謂患者果可以計免否也
公死時應尾尚幼藩參君與其友吳君國倫徐
君中行宗君臣倡諸縉紳經紀其後事兵部主

事令中丞王君遴歸公喪且以女婚其次子由
是諸君者相繼獲罪而藩參家禍尤酷今十有
二年公既受

恩卹於朝又以御史郝君杰請建祠保定

賜額曰旌忠諸君亦次第登用而嵩之黨則盡已
斥逐嗚呼後之欲為君子小人者可以鑒矣公
先世小興州人洪武中有諱百源者奉

詔徙容城傳四世至青、生贈兵部署員外郎富
是為公考公生以正德丙子五月十七日卒僅

四十子二長即應尾次日應箕皆張安人出昔
歲甲辰公領鄉薦卒業國學予時為祭酒奇公
文因日進公為講說經義與所以立身事君者
公亦不鄙而聽之故予與公相知深公死予悲
之倍於衆數謀於中丞王君視諸孤而日跂望
於

恩卹之及去年幸聞末議然後所以悲君者獲少紓

萬一焉

月

日應尾改葬公

村之原

奉藩叅君狀來徵銘予義不得辭也為據公大

節俾歸而納諸墓中若公居家之行狄道之政
詳具公所為年譜及藩叅君狀銘曰

萬物稟氣以為命公生其中得厥正位卑身介
益自奮

君恩必報以死殉人心為憤地為震歲星一終天乃

定群姦漸滅

主明聖易名建祠錫贈廕

制詞前後相輝映嗟公一死重孰並我銘揭之為

世鏡

勅賜旌忠祠碑

賜進士及第光祿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

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鄆建

制誥部尚書

經筵

實錄

典誌總裁淮南李春芳撰

隆慶二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臣郝杰言臣所
部保定府故贈太常少卿楊繼盛產地也其吏

民為請立祠哀死勸生以詔永禩謹奏

關下候可

上從之賜祠曰旌忠於是保定守賈君淇繙閱故牘
得前都御史曹公亨副使曹君金何君木序捐
公羨為公葬祠未竟事有金若干因四倍之卜
地城西門庀材鳩工埏埴繩鋸中三楹以居公
像而兩亭其旁刻公所為二疏者翼廡重門甃
而環之軒、肅、道路流涕於是鑿石為碑以
辭屬余、與公同舉進士而心高其義為之碑

曰公諱繼盛字仲芳少時家貧嘗為其兄飯牛
云然性嗜學不辭勤苦以就其業嘉靖丁未舉
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地閒務簡遂以其餘力
問典章於鄭公曉論樂於韓公邦奇講聖賢之
學於大儒先生已遷兵部員外郎當是時虜薄
都城方得氣去而咸寧侯仇鸞驟貴用事兵政厲
焉鸞欲與虜通馬市以羈虜而固權公乃抗疏
論其十不可五謬大指謂馬市者和議之別名
也非

國家所以內自完而讐服狡虜之道也其弊必至於廢邊防深敵師損國威不可以善後其說甚具中肯綮而逆於鸞遂下錦衣獄貶為狄道縣典史無何而鸞族誅迺即貶所起公南京戶部主事三日而遷刑部員外郎改兵部員外郎當是時分宜嚴亦詆公而惡鸞欲引公之重以自為也公聞之笑曰去一鸞復就一鸞天下有烈士丈夫為匪人用者耶且天下苦公久矣毋使滋既於是具疏數嚴大罪十而

陛下所以不知者以嵩有大奸五其道貞其行獨其氣奮其詞參覈而不浮剴切而詳白累：蓋數萬言夫人情莫不嚮其所榮而恩其所知就其所便而不趨其所苦公起顛顛還中朝嚴方自以為功而公裁以大義歸身於國曩者靡爛筆牋慘於鋸鑿劓瘕未合而料編之章再上頸可煞舌不可斷身可殺心不可折非質忠性義有瀚勃糾纏於中而不可散解者耶使公疏而用海內早即衽席之安

朝廷晏如也而是時也嚴輒能移

主上心遂復下詔獄杖至百論死居二歲嘉靖乙卯
十月朔而竟死東市矣又七歲而嚴免遂不得
良死又五歲而

今皇帝奉

遺詔贈公太常少卿錄其子

賜謚忠愍祠焉於戲休哉夫公所以報

主上與

主上之報公者豈不交厚耶人臣錄於朝頂踵皆主

恩也故不以君之識不識而死其官所以報非
以求報也故曰公厚然論定於久而賞溢乎制
亦不問事之成不成而報忠優於報功故曰

主上厚人謂

先皇帝神鞠霆誅卒戮大敷愆不爽而公以不幸先其
禍痛憤何極然不痛憤又何以章忠臣之節與

先皇帝

今上咨嗟崇獎至意哉故世必有大憤而後大恤之
斯公之所為垂譽長久者耶所為祠者本發於

二疏余故表公大節而畧其他且為辭以侑神
鳥辭曰流旭兮旦開照靈旂兮驅昏靈輪何焮
兮左黔雷團元氣兮惠來帝嘉女兮怛女撫女
壯兮下土變兮天弓兮殪天狼血含光兮注牙幢
載逢千兮與俱行盤宿莽兮瀟湘暗浮雲兮將
暮蒼葭施兮紛莽之山中聞兮鬼殺我鬼殺我
兮我有主皇天無私阿兮女子輔青虬兮白螭
雲中兮遨嬉厲余齧兮上谷滌余腸兮桑乾湄
珠宮兮翠之寶璐兮枚之靈來兮不來不來兮

心悲夔為牲兮罔兩脯膾挈貳兮零為俎彭咸
參兮萇弘伍靈番兮肅然而來下為民正兮
終古羌焉窮兮社而稷女



萬曆壬寅海陽東里吳氏藏書



18



